

跋敦煌写本《上大夫》残卷

王利器

法国巴黎藏伯·三一四五号敦煌残卷：

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曰舍屯

《敦煌掇琐》八一号已据刻入。这就是世所传的“上大人”。

英国伦敦藏斯·一三一三敦煌卷子《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序释》（拟）^①写道：

言满半满于言派者，且如世小儿上学，初学“上大夫”等为半字，后聚多字成一字者，今尽识会为满字。

字俱作“上大夫”。宋释慧明《五灯会元》卷四《睦州陈尊宿章》写道：

问：“如何是一代时教？”师曰：“上大人，丘乙己。”

陈蒲鞋是唐僖宗时人，已经引用及此，则此词在唐代自必盛行，所以才能“东渐于海，西被流沙”。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五《含珠山彬禅师章》写道：

问：“如何是三乘教？”师曰：“上大人。”曰：“意旨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化三千”。

又卷十九《提刑郭祥正居士章》写道：

提刑郭祥正，字功甫，号静空居士。志乐泉石，不美纷华。

因谒白云，云上堂曰：“夜来枕上作得个山颂，谢功甫大儒庐山二十年之旧，今日远访白云之勤，当须举与大众，请已

后分明举似诸方；此颂岂惟谢功甫大儒，直要与天下有鼻孔衲僧脱却著肉汗衫，莫言不道。”乃曰：“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。七十士，余小生，八九子，佳作仁，可知礼也。”公切疑，后闻小儿诵之，忽有省，以书报云，云以偈答曰：“藏身不用缩头，敛迹何须收脚，金乌夜半遮天，玉兔赶他不着。”

元方回《桐江续集·丙申岁生日七十自赋》：

忽到古稀年七十，犹思上大化三千。

《西游记》第八十五回：

八戒变做个矮瘦和尚，手里敲个木鱼，口里哼呵哼的，又不会念经，只哼的是“上大人”。

则此词自唐迄明，还是儿童读物。明姚旅《露书》卷七②写道：

蒲陈山头一礼宫，因就颜更作，于梁上得宋时历日及童子做纸一本，做书即“上大人孔乙己”诗。

这又说明“上大人”一词，同时还是儿童做书之用。到了元、明以后，儿童开笔习字，大都以此为做书之一。元谢应芳《龟巢稿》卷十八《学书》写道：

字书之学，训蒙者率以“上大人”二十五字先之，以为点画简易而易习也。然所谓三千、七十，殆若指孔们弟子而言，是则第四字乃圣人名讳，理合迴避，岂宜手之口之，以渎万世帝王之师乎？其末两语之乖刺尤甚。故某不揣狂瞽，尝易之数与方名云云。

明叶盛《水东日记》卷十写道：

“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，余小生，八九子，佳作仁，可知礼也”“。尚仕由山水，中人坐竹林③，王生自有性，平子本留心。”、“王子去求仙，丹成入九天，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④。”已上数语，凡乡学小童，临做字书，皆昉于此，谓之描朱。尔传我习，几遍海内，皆莫知其所

谓。或云：“仅取字画简少，无他义。”或云：“义有了了可解者，且有出也。”诸暨陈儒士浚今日云：“尝见宋学士濂晚年以眼明自夸，细书小字，尝及此，学士其知所自者耶？”

明祝允明《猥谈》写道：

“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，余小生，八九子，佳作仁，可知。”右八句，宋曳“也”字，不知何起。今小学学书，必首此，天下同然。书坊有解，胡说耳。《水东日记》言：“宋学士晚年写此，必知所自。”又《说郛》中曾记之，亦未暇检。向一友谓余：“此孔子上其父之书也，‘上大人’句。‘上’，上书。‘大人’谓叔梁纥。‘丘’句，圣人名。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余’，句，‘乙’、‘一’通，言一身所化士如许。‘小子八九子佳’，句，八九七十二，言弟子三千中，七十二人更佳。‘作仁’，句，‘作’犹‘为’也。‘可知礼也’，仁礼相为用，言七十子善为仁，其于礼可知也。大概取笔画稀少，开童子稍附会理也。”⑤

明无名氏《玉环记》第六出曰：

写的字，“上大人”。

清褚人穫《坚瓠壬集》卷四《上大人》写道：

小儿初习字，必令书“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，尔小生，八九子，佳作仁，可知礼也”，天下同然，不知何起。”（下引《水东日记》、《猥谈》）

又《坚瓠补集》卷一《糖担圣人》写道：

《支颐集》有《糖担圣人》诗，惜失其名：“曾记少时八九子，知礼须教尔小生，把笔学书丘乙己，惟此名为上大人。…”

清张伯行《养正类编》卷五引王虚中《训蒙法写字》写道：

写字时，先写“上大”，二三日，不得过两字；两字端正，方可换字。

清张尔岐《蒿庵闲话》卷三写道：

近日吾乡蒙师，为童子描“上大人”，常倒书“余小生，八九子”二句，不知其为韵语也。

清梁章钜《归田琐记》卷六写道：

余流寓浦城，次儿、三儿、五儿及长女、三女，悉比户而居，内外孙十余人，皆不过十岁上下，塾师延至四五人，有初学执笔者，每写“上大人”等字，辄询塾师以出在何书，如何讲解，多不能对。（下引《水东日记》及《猥谈》）

又《浪迹续谈》卷七写道：

余前撰《归田琐记》载祝允明《猥谈》……叶盛《水东日记》云云……，其文特取笔画简少，以便童蒙，无取义理，祝氏之说，未免附会无稽矣。

清俞樾《补自述诗》写道：

娇小曾孙爱似珍，憐他涂抹未停匀；晨窗日日磨丹研，描纸亲书“上大人”。

自注道：

小儿初学字，以朱字令其以墨描写，谓之描纸。“上大人，孔乙己”等二十五字，宋时已有此语，不知所自始。僧宝^⑥虽未能书，性喜涂抹，每日为书一纸，令其描写。

清况周仪《蕙风簃随笔》卷二写道：

蒙塾昉格，书“上大人，孔夫子”。

上来所举，“丘乙己”有的作“孔乙己”，有的作“孔夫子”，说者都以为是孔丘。元高明《琵琶记》卷上第十七出《义仓赈济》曰：

外云：“老的姓甚名谁？家里有几口？”丑云：“小的姓丘名乙己，住上大村，有三千七十口。”外云：“胡说，那里

有许多口？”丑云：“告相公得知：‘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。’”末云：“一口胡柴。”

高明以丘乙己为儒家子弟，与下文以大比丘僧为佛家子弟，正复相同；亦以籍此为代表儒士与和尚之名，看官自不言而喻，则丘乙己又可引用为儒士的化身。因而联想到鲁迅的《孔乙己》一文，原文交代小说主人公得名的来由：

因为他姓孔，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“上大人，孔乙己”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，叫作孔乙己。

周遐寿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一文。“也就所知略加解说”道：

这名字定得很巧妙，对于小说里这主人公是十分合适的。他本来姓孟，大家叫他作孟夫子，他的本名因此失传。这本来也是一个绰号，但只是挖苦读书人而已，没有多大意思。

我以为不管真的绰号叫孟夫子也好，在鲁迅笔下的绰号叫孔乙己即孔夫子也好，正如周遐寿所指出：“他是一个破落大人家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”，也是鲁迅自己在《附记》所说的：“那时的意思，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。”从孔乙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生活，正足以概括封建社会末期所谓儒士的全部内容。苏联《哲学问题杂志》为讨论总结而作的《论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》^⑦一文写道：

每个时代的古典艺术，都是那一时代的产物，它不仅本民族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，而且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。

《孔乙己》发表于“五四”运动前夕，这正是打倒孔家店那个时代的产物，把孔乙己作为没落阶级的儒士的代表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的。由于“上大人，孔乙己”一词，在封建社会里，童而习之，凡略识之无的，只要一见其名，便知道所指是何等人；不消说，鲁迅通过他自己对于社会的深刻认识，以及他自己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，来创造孔乙己这样一个人物形象，这种处理

的手法和效果，都是很好的，难道果如周遐寿所说的“没有多大意义”而已哉！

注：

① 题目暂拟，寒斋曾藏有《百法明门论义记》残卷若干行，已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。

② 寒斋藏明刊本。

③ 元李冶《敬斋古今甞·拾遗》卷一，亦举此二语。

④ 我发蒙时描红，就是“王子去求仙”二十字。

⑤ 《樵山燕语》同。

⑥ 即俞平伯先生小名。先生尝以所书其词刻本见诒，器叹为三绝，读春在老人此言，始知其锻炼有素矣。

⑦ 学习杂志社出版《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》页25。

作者原工作单位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“臣祖禹印”

《火龙神器阵法》，抄本，现藏北京图书馆。该书卷端下盖有“臣祖禹印”一方，祖禹是谁呢？有的人认为是清初顾祖禹之印。但从书中所盖之印的用词来看，恐不应是顾祖禹，因为印中有一个“臣”字。臣、民是有区分的，私章中要用“臣”字，此人应是有一定官职阶衔的。但顾祖禹一生未入官场，是以“布衣”终的。《清史稿》卷五〇六，有顾氏父子的一段对话：“柔谦乃曰：‘汝能终身穷饿不思富贵乎？’祖禹跪应曰：‘能’……柔谦喜曰：‘吾与汝偕隐耳’。遂更名隐。”后来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，曾延请祖禹，力辞未去，后终于家。可见从顾祖禹生平着，此印属顾祖禹恐不确。查《明史》二六九：“有邓祖禹者蕲水人。”他曾举万历四十七年武会试，授沈阳守备。崇祯初，起宣府游击，后擢涿州参将，出为辰沅参军，最后是擢副总兵。邓祖禹从守备，游击升到副总兵，他才有可能自称为“臣”。从《火龙神器阵法》的内容看，它是一部专讲火器之书，邓祖禹是武将，阵战武器之书对于他说来正是必读之书，所以这印属邓祖禹比之顾祖禹似更为可信。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，那么，《火龙神器阵法》则是明抄本无疑。

· 石之华 ·